

佰川  
著

# 天下无双

# 天下无匪

佰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无匪 / 佰川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99-4530-9

I ①天… II. ①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471 号

书 名 天下无匪  
著 者 佰 川  
责任编辑 于奎潮 刘 佳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70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30-9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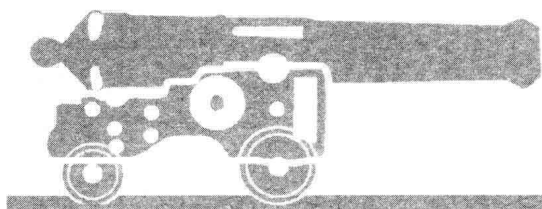
天下无难事

- 第一章 风情万种 //// 002
- 第二章 果然是纯种土匪 //// 013
- 第三章 假作真时 //// 030
- 第四章 丧心病狂 //// 050
- 第五章 狼行天下 //// 064
- 第六章 端倪 //// 080
- 第七章 魂飞魄散 //// 095
- 第八章 恐怖力量 //// 110
- 第九章 匣剑闹灯 //// 124
- 第十章 剑拔弩张 //// 139
- 第十一章 雄心烈焰 //// 161
- 第十二章 钟摆式狼袭 //// 182
- 第十三章 李代桃僵 //// 199
- 第十四章 个中三昧 //// 218

|      |         |      |     |
|------|---------|------|-----|
| 第十五章 | 黑云压城    | //// | 236 |
| 第十六章 | 左右开弓    | //// | 256 |
| 第十七章 | 无可奈何    | //// | 272 |
| 第十八章 | 黑枪      | //// | 291 |
| 第十九章 | 蒋干投书    | //// | 313 |
| 第二十章 | 破釜沉舟    | //// | 336 |
| 尾之章  | 战略反败为胜! | //// | 344 |

# 目录

天下无难



一个早熟的民族，五千年存立不朽，荣耀并且辉煌。面对侵略，雄浑伟烈地爆发、慷慨悲壮地牺牲，虽一人，爷欣然往之！栉风沐雨、风发扬励，多少伟大而骄傲的灵魂诞生于卑微甚至龌龊，杀气腾腾也好、羸弱平庸也罢，而雄狮，不可能因为饥饿吃草。

**谨以此书纪念上世纪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作者**

# 第一章 风情万种

民国二十五年农历六月十二，小暑。赤练当空，万里一碧，无论怎么看今天都是个祥和的日子，一点要出事的预兆都没有，然而一切都从白狗给十八姨太送冰进去的那一刻发生了变化。

一脚迈进院门，白狗听到十八姨太的卧房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似乎她在哼小曲儿，细听却又不大像，哎哎哟哟，气喘吁吁，像哭，像笑，像猫叫春。

弯眉如黛、美眸流春，妖娆妩媚、风情万种，十八姨太是个风韵十足的狐狸精。和往常一样，此刻她应该仰卧在凉椅上，雪白的大腿从旗袍开叉里长长地伸出来搭在冰笼架上，一边享受着青铜冰笼里袅袅升腾的凉气，一边意兴阑珊地哼着层出不穷的小曲儿。兴许，这会儿又在哼“张二姐思夫”吧。手里摇着小团扇，嘴里哼着二人转，要么就是唱着梆子扭身段，整个夏季十八姨太几乎天天如此。

每次给她房里送冰块，她总能找出借口留白狗多呆一会儿。两三句寒暄过后，她多半会解开衣襟，亮出白花花的胸脯臂膀，让他欣赏那上面蚊子叮咬过的痕迹，片刻过去，一准儿还要撩开下摆，露出下面白嫩柔腻的小蛮腰，让他帮着挠几下痒痒。

因着频繁进出冰窖刨冰取冰，白狗自是一身棉衣棉裤，她指定要问：“大夏天的，你穿恁多热不热呀？来，让娘娘摸摸，看出汗了没有。”不由分说，香喷喷的手便会亲热地伸进他的棉袄里试体温，摸了上面摸下面，旮旯拐角都摸到。弄得白狗身上一阵阵起大火，出门时大汗淋漓面红耳赤。



白狗今年十六，正儿八经是个青皮小伙了，什么鸡踩蛋、狗连腔的原始勾当见得多了，十八姨太这些暧昧举止让他意会出一股浓浓的花痴色彩。操！牲口知足不知羞、世人知羞不知足，老爷的婆娘太多，十八姨太很饥渴！

白狗是从人肆上买回来的孤儿，他这类货色在大宅有个专门的名称——“家雀”，说白了就是家奴，只干活不拿工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惹翻了主人，活活打死没商量。

十八姨太芳名薛静宜，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他当成小毛孩。于是，她这种公然狎猥便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还是个小公鸡，老娘不过拿你逗逗闷子，不玩白不玩，玩你是白玩，白玩怎不玩？十八姨太玩得理直气壮、气吞山河，而他只能佯装白痴，努力把自己想象成一块年轻的木头。

几步便到了十八姨太窗台下，卧房里的叫唤声听得更加真切了，是那种从喉咙底下发出的颤音，像三月天母驴被公驴跨压时激动的低喘。

奶奶的，这花痴娘们儿唱的什么调调？白狗很纳闷。

“太太，冰块送来了——”到了十八姨太门前，像往常一样，他悠着嗓门叫了一声便推门走了进去。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十八姨太这里不讲究，进她房里不用敲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白狗眼睛一烫，脑壳里一声声炸雷骤然响起，僵在那里不会动了。十八姨太病急乱投医，居然和管家汪普赤裸裸缠在一起叠肚皮玩。

白狗的无意闯入使汪普大为惊慌，他一个麻利的侧滚便离开了十八姨太柔软白腻的肚皮，身子扭了两扭，草花蛇一样钻进了床铺底下。十八姨太则白花花的躺在那里一动没动，诱人的胴体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不定，两条白腿掰开老大，晶莹剔透的汗珠与身上的沟壑峰峦一览无余，妖艳的桃花眼带着盎然的春意直勾勾瞪着白狗。她不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表露出一种相当放肆的有恃无恐。对于家雀白狗，这个花痴娘们儿更像古罗马贵妇对待自己的男奴——想看你就看，想干你就干，随他妈的便！

脑壳里一阵电闪雷鸣过后，白狗终于回过神来，放下冰盆抱着脑壳从房里窜了出来。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仿佛自个儿被人发现趴在十八姨太肚皮上一样。

捏着一把凉汗贼一样跑出内宅，吃惊的嘴巴还未及合上，发胀的脑壳依然轰轰作响，白狗恨不得刚才的一切都是恍然一梦。

硕大的外宅看不见一个人影，四周静悄悄的。



他用湿漉漉的手在自己脸上狠狠掐了一把，很痛！理智告诉他，这不是梦。然而侥幸心理很快又占了上风。兴许自己看错人了，汪普是个如假包换的阉人，早就失去了玩耍的金刚钻，大伙暗地里都叫他废品男，怎能和十八姨太一起玩踩蛋？

奶奶的，但愿自己眼睛花，但愿不是汪管家。

倏地，一个念头从他脑壳里掠过，刚才进院时院门没闩，丫鬟小翠也不在。小翠显然被支出去了，当时就应该意识到这种异常，自己怎么没想到先喊一声小翠？平时都喊，偏偏今天没喊……一阵胡思乱想过后，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越想越懊悔，恨不能撞墙自杀算球。

作为一个老资格家雀，撞见姨太太偷汉子不打紧，撞见姨太太偷汪管家后果就严重了，这条小命迟早会断送到阉人手里。因为没有正常男人耍乐子的工具，汪普的坏水积了太多，一旦让他盯上，你基本上就在阎王爷那里挂上号了，翘辫子只是早晚的事儿。

“眼睛怎么直勾勾的，中邪了还是发瘟了？”马倌大傻鬼一样从马号（牲口棚）里轻飘飘颠了出来，贱兮兮冲他嚷了一声。

白狗陡地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恍恍惚惚晃回马号了，看着满脸惊疑的大傻，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没吭声，格登登进了马号卧到自己铺上。

他不是那种胆小如鼠之辈，吓得屁滚尿流绝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废品男汪普确实是个相当厉害的废品。

汪普原是一位有理想、有文化的太监。割卵时便立下壮志，决心以一代名监李莲英为榜样，混不出个监样儿决不见江东父老。奈何命运不济，就在他刚刚荣升敬事房太监不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昌城头炮声响，宣统皇帝下了岗，大批宫女太监被裁撤出宫，汪公公眼看着也要沦为下岗分流人员。岌岌可危之际，他结识了奉命前来“守卫”紫禁城的北洋军丘八吴二桂。

一个是有理想、有文化的复合型太监，一个是没纪律、没道德的痞子丘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于是乎，二人狼狈为奸、监守自盗，宫里的那些奇珍异宝被汪公公一件件捣腾给吴军爷。短短几个月下来，吴军爷便腰缠万贯，富可敌国。

如此一来，吴军爷便觉得北洋军的军用煎饼实在难以下咽了，于是决定衣锦还乡。吴军爷是个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义气汉子，索性邀了汪公公一同回到自己家乡邕河镇，吴军爷当起了土财主，汪公公自然成了大管家。



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敢于斩断自个儿香火的玩具，汪普的心劲儿绝非一般人堪比。宫中的多年历练让他有了更高的眼界和更远的追求。回到邕河后，土包子吴二桂只知广置田宅狠纳美妾，天天忙于炕上生儿育女的活计，这种毫无进取之心的低层次表现让汪公公打心里瞧不上。经历了无数彻夜难眠的痛心和彷徨之后，汪普一跺脚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吴军爷这个粗丘八打造成一方势力诸侯。于是他一手托着金元宝，一手拉着吴军爷四处钻刺打点。

皇天不负有心人，面对这个不屈不挠、不依不饶的后辈太监，地狱中的李莲英终于被这份邪恶的执着所感动。半年下来，县长硬生生把个让人眼红心动的保安团团总的椅子塞到了浑球吴二桂腋下。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国军相继撤出热察及平津北部，日军在这些地方派驻中国驻屯军，汪普三下两下便和驻邕德的横山联队搭格上了。有了日本人的暗中支持，吴二桂的风头更劲，县太爷及行署专员根本不在他眼里。

从此，吴二桂成了邕德的土皇帝，要风是风要雨有雨。当然了，厥功甚伟的汪公公也成了须臾不可或离的狗头军师。吴团总对他是言听计从、礼敬有加，公私方面的函件账目全交给他一应打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官不在大有权则鸣，太监就这样炼成了葵花宝典。吴宅里的生杀予夺大权渐渐全落在汪管家一人手上。除了吴二桂、太太太及诸少爷，谁见了汪管家都得伸出口条儿舔他没毛的腚眼儿。

吃晚饭时，汪普阴着脸在下人院里转了一圈，大伙纷纷站起身来冲他点头哈腰。蹲在旮旯里的白狗失魂落魄地偷觑了一眼。

汪普还是那副鳖孙样儿，和平日似乎没什么区别，甚至连自己这厢瞧都没瞧，白狗略微放下心来：兴许，十八姨太房里的野汉子不是汪管家。

然而这种侥幸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还没等他悬着的心落回心窝，教师爷聶二带了三个家丁风风火火闯了进来，龇牙咧嘴，张牙舞爪，嚣张的样儿如同刚刚喝过疯狗尿。进来后聶二谁也不看，径直走到白狗面前，劈手打掉了他手里的饭碗。

面对惊愕万分的白狗，聶二满脸都是歹笑，狞恶地从鼻子里哼出来一句：“妈拉个×，竟敢偷老爷的鼻烟壶！”

上百只眼睛咣当一下砸了过来，白狗身上的血呼一下涌到了脸上，他气急败坏地分辩道：“我没有。”

“哼哼——贼无赃，硬似钢！”聶二恶狠狠地笑了，伸出爪子在空中虚画了个圈。“这满院子下人只有你能进出老爷的屋子，不是你是谁？”

“你可以去搜。”

“这是你说的，搜出来怎么办？”

“搜出来我甘愿受罚。”

“好！”舜二鼻腔里重重哼了一声，指着旁边的几个家丁和长工威风凛凛地说道：“你们去搜，大伙都别走，留下一起做个见证。”然后他又一指大傻道：“你和白狗一屋，你领路。”

大傻顿时受宠若惊，忙起身胁肩谄笑道：“二爷，放心了您嘞——”

屋里一时沉寂下来，舜二叼着烟卷不紧不慢喷着烟圈儿，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儿。白狗此时也回过点味儿来，此事保不齐和阍狗汪普有关！

下入院离马号不远，一眨眼的工夫大傻一伙返回来了。家丁手里高高举着一个精制的翡翠鼻烟壶，一进来便很夸张地嚷嚷道：“大伙看看，从白狗的枕头底下搜出来的。”

完了！白狗顿时面如死灰，什么都明白了。人家这是栽好了赃才故意过来奚落耍笑自己的，眼下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舜二把鼻烟壶伸到他的鼻子底下，趾高气扬地问道：“这是什么？”

“你们这个套下得也太笨了！鼻烟壶值几个鸟钱，我偷它干球？”到了这种节骨眼上，白狗反而豁出去了，他眼睛一翻，怪笑一声，“你们应该把老爷房里的玉狮子放我枕头底下，那是老佛爷用过的东西。”说着，他转过头从人缝里寻见了躲躲闪闪的大傻，问：“大傻，你我无冤无仇，不会是你放的吧？”

大傻先是面皮一紧，然后跳着脚骂道：“放屁！”

舜二万万没有想到，白狗这个绿屎还没拉净的黄毛家雀会表现出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犀利。干脆就此收场得了，废话多了容易露馅，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想到这里他猛然绷起面门怒吼一声：“绑了！”

白狗知道自己行将面临的后果，对于家雀们来说，触犯府中一般规矩至多吊起来暴打一顿也就罢了，一旦发现偷摸行为便难逃一死。大宅的后山场这两年活埋了不少家雀，每一棵茁壮的栗树下都有一具家雀的尸体。他们是花钱买来的孤儿，无亲无故，死了白死，不会有人替他们申冤。

他被直接带到了吴二桂面前。吴二桂耸起酒糟鼻子扫了他一眼，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小人难养，家贼难防，照老办法处置。”

吴丘八当年就是靠监守自盗发的家，自然深晓家贼的厉害，因而对家贼恨之入骨。说穿了，家雀本来就不值钱，人肆上一块大洋可以买三五个，废了再买就是。





这等于是一句死刑判决，白狗的大限到了。

世上有一种人可以用天赋异禀来形容，他们没怎么学习却可以获得别人穷其一生也无法得到的智慧和敏锐，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坎坷和历练却可以比别人更沉稳更机敏，他们身上所有的优秀潜质和惊人能量都是与生俱来的，白狗大概就属于此种。

听到吴二桂的最后宣判，不知为何白狗竟彻底放松下来。他没有辩解，只用那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眼神扫了一眼吴二桂，二话不说转身便向门外走去。

当白狗寒凜凜的一双眸子扫过来时，吴二桂感到了一种凌厉的阴冷逼面扑来，酷暑难耐的天气他竟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妈拉个×，这个小杂种怎生了一双饿狼眼？

到了地牢，家丁麻利地给白狗砸上了沉重的脚镣。按照老规矩，白狗将在这里吃上一顿上路饭，然后静静等待自己的最后归宿。已经有人上山挖坑去了，交夜时分他将被拖出去活埋。

白狗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想到汪普下手这么快，他有些后悔：妈的，早知道跑球子算了！

正在咬牙切齿，伙夫老毛头端了四碟菜两个馒头进来。他摸着白狗的头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想安慰这个苦命的孩子几句，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牢门吱呀一声，大傻鬼一样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大傻此时便是这么一副心态，一向比自己能干的白狗落到这步田地，他想再狠狠踏上一脚。

大傻比白狗大两岁，很小就到吴家当长工顶佃租，原本也是个苦命孩子，按理说他和白狗应该同病相怜、情同手足才对，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不知怎的，他对白狗有一种深深的成见和嫉妒，尽管白狗一直对他很好。

“孩子，这都是命！吃吧，吃饱了不想家，过了奈何桥千万不要喝迷魂汤，下辈子你还是个聪明孩子——”老毛头用围裙擦了擦眼睛，颤颤巍巍离开了。

白狗冲老毛头的背影邦邦邦磕了仨响头，目送老毛头离开，然后抄起筷子自顾吃了起来，看也不看大傻一眼。

“啧啧啧——”大傻奚落道：“有种！居然还能吃下去？”

白狗只顾埋头吃饭，根本不理他，受到冷落的大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他走过来蹲在白狗对面，仔细审视着他脸上的表情。

“你也来一个。”白狗忽而痞丢丢笑了一声，顺手用筷子叉过一个馒头。

“操！这是你丫的断头饭，老子不稀罕。”大傻被蝎子蜇了似的往旁边一闪。

“不吃拉倒！”白狗吃得很快，三下五除二便把菜和馒头狼吞虎咽下去，然后拍着肚皮惬意地说道：“舒服！”

大傻原以为白狗此时会吓得哭哭啼啼软成一滩稀泥，没想到竟是这么个场面，大傻很失望。面对这样一个“浑不吝”<sup>①</sup>，想看笑话都没得机会。此时他算真正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嫉妒白狗。

白狗盯着大傻问：“大傻，反正我也要死了，你就让我做个明白鬼，鼻烟壶是不是阉狗让你放的？”

大傻脸色有些发黄，他顿了顿，方期期艾艾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马上就要死的人了，你问这些还有什么用？”

有门儿！白狗心里一动，忙又紧赶了一句：“这么说就是你干的？”

大傻一窒，身子往后退了一步，“凭……凭什么认定是我干的？”

白狗坐下来呵呵笑道：“很简单！咱俩住同一条大炕，门上的钥匙只有你我身上有。我一下午都在屋里，想要栽赃只有趁吃晚饭的那段时辰，那时节能开门进去，能准确分辨咱俩铺盖卷的只有你。”

简单而明晰，断难抵赖！被揭穿的大傻变得恼羞成怒起来，疯也似的叫道：“就是我干的又怎么了？你咬我的球哩！”

“嘿嘿——别上火，别上火。”白狗摆摆手，若无其事地说道：“都到这步田地了，我还能怎样？咱弟兄俩好歹也在一条大炕上睡了五六年了，我只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害我？”

在这件事上，大傻原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愧疚感，不知怎的，这么一会儿下来他竟平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罪恶感和沉重的心理负担，他的思维开始混乱。

“什么都不为，老子就是看不惯你！”瞪着一双愚蠢而凶恶的眼睛，大傻泄愤似的吼道：“你我同时进吴府，那么多好事凭什么都让你摊上？”

“好事？这个大宅门里你我都是吃糠咽菜出苦力的下人，跟牲口没两样！什么好事能摊到我身上？”

“同是马倌，凭什么你就能摊上放牲口？我却窝在马号里垫圈起圈天天闻马粪味；你去陪少爷读书，吃香的喝辣的，干干净净人五人六，而我却一个人干原来两个人的活；少爷们一个个进城念书去了，我原以为你能回马号和我一起干活，没成想你又进内宅倒马桶送冰块，还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我

① 浑不吝：直隶京津俚语，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之人。



他妈就是不服！”

白狗苦笑一声，脸上浮起一抹怜悯之色，他柔声说道：“大傻哥，我只是个家雀，论身份我还不如你哩，东家让干啥根本由不得我。而且以前有点好吃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忘了你，一个虱子两人掰着吃……”

大傻一挥打断白狗，歇斯底里嚷道：“怎么由不得你了？谁让你能说会道人前显能了？谁又让你识文断字了？你要不识字谁能派你去陪少爷读书？和你在一起，老子永远被人瞧不上！”

“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白狗脸上泛起了红，悲悯之色更浓。

白狗脸上悲天悯人的神色激得大傻状若疯癫，哪里还能听进去只言片语？他不依不饶地怒道：“老子最见不得你这副嘴脸！一天到晚装模作样，你充什么假圣人？你让老子老觉得低你一等，你他妈的早就该死了！”

这种肆无忌惮的强盗逻辑充满了赤裸裸的嫉妒，强烈的嫉妒会让人变成疯狗，而疯狗注定是不可理喻的。

悲悯之色渐渐退去，白狗怒极反笑，“明白了，原来都是我的错。”

也不知哪句话触动了大傻的衷肠，他居然流出了几滴眼泪。他用肮脏破旧的衣袖擦去眼泪，振振有词地说道：“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告诉你，汪管家已经答应我了，把你收拾掉他立马提拔老子当家丁。”

放在一般人身上，干了这种缺德事躲都唯恐不及，而他却偏偏要在白狗面前显摆，也不知他的智商低还是根本没智商？

就因为一点点蝇头微利而无端嫉妒，就因为嫉妒便可以为虎作伥栽赃陷害，人心太他妈险恶了！白狗的嘴角泛起一抹狞厉的笑意。恶毒对恶毒、阴险对阴险，这个混账世道压根儿就没有他妈的什么道理可讲！

念头刚刚闪过，白狗突然伸出胳膊狠命勒住了大傻的脖子。毫无征兆突然发难，他的脸上似乎还残留着刚才那种悲悯之色。

目瞪口呆的大傻不啻在黑夜里陡然看见了明晃晃的太阳，白狗闪电般的催命杀手令他不及做出任何反抗。失去意识的一瞬，大傻终于记起来了：白狗平时确实很仁义，惹毛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血脖子愣种。

当年只有十二岁时，二挂<sup>①</sup>豁子见白狗年幼好欺，无缘无故扇了他一巴掌，白狗一声不吭抄起铁叉，一叉剝过去，豁子差点被剝到阴曹地府。当时豁子瘫在地上抽作一团，肚子上的鲜血喷出一尺来高，热腾腾的肠子流出来长长一节。白狗咬牙切齿冲上去举着铁叉还要戳，若非被人一把抱住，他能当场将豁子叉成马蜂窝。

<sup>①</sup> 长工小组长。

豁子虽然没死，从此却作下个病根儿，见了白狗便脚杆儿发软不会走路，生怕这个不要命的血脖子愣种再剽自己一叉。

在白狗铁箍一样有力的胳膊中，大傻的颈椎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脆响，眼看就要被勒断了。由于呼吸被制，大量的血液猛然淤滞于大傻的脑腔子里，眼前一阵金星乱晃过后他便麻了爪儿，挨了刀的公鸡似的扑棱了几下，遂软成一滩稀泥昏死过去。

丢开大傻，白狗抓过地上的菜碟在铁镣上猛然一磕，咣啷一声瓷碟碎成三片。他毫不犹豫地从中拈起一块锋利如刀的瓷片，用拇指试了试刃口的锋利程度，然后龇着牙狞笑一声，握起瓷片恶狠狠向自己的脚后跟割去。

脚镣原是为成年男人设计的，沉重而结实，铐在白狗的细脚杆儿上便显得有些宽松了。刚戴上脚镣时他就注意到这个细节，等家丁甫一离开他就开始了试验，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能从脚上褪掉镣箍。也就是说，只需把脚后跟上的肉割去一部分，就能脱离脚镣的禁锢。

瓷片锋利如刀，切削割割毫不费力。脚后跟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割下，伤口血淋淋翻开老大，如同小孩张开的嘴巴，殷红的鲜血蚯蚓似的从伤口蹿了出来，地上淤了厚厚一层凝血。白狗手上的动作很快，仿佛割的是别人的肉。

不大工夫，白森森脚骨已经隐隐可见，白狗沉默如杀手。

脚后跟上本来就没有几两肉，割掉十几片肉后，白森森的骨头和油黄色的脚筋露了出来。看来差不多了，白狗的脸上浮出一抹残忍的笑意，用手轻轻托起脚后跟和镣箍，咬着牙猛一推镣箍，脚镣应声从脚上退出，左脚恢复了自由。

一招得手，紧接着便如法炮制。很快，右脚也血淋淋脱离了脚镣。

月上柳梢头，繁星满苍穹。后院里月影斑驳人声嘈杂，长工及家丁们坐在东北角的下人院里纳凉吹牛。白狗的事情为他们艰苦而枯燥的生活注入了一针兴奋剂，这伙人如同刚刚吮过老虎屎一样精神矍铄，口口声声都在憧憬着活埋白狗的场面，迫不及待地等着交夜时分激动人心的一刻。

从地牢里悄悄出来，白狗踮起脚尖弓起腰，借着房檐及各种杂物形成的阴影溜进了西北角的马号。

马号里一道墙隔成一大一小里外两间，外面小间住人连带储存饲料，里面大间是牲口圈。他从容地把自己的铺盖卷打成包袱，然后径直进了牲口圈，摸着黑熟练地给那匹叫做“菊花骢”的大青马备好鞍鞴。

做完这些，估摸着大傻也差不多该苏醒了。他听了听外面的动静，没有





什么异常。白狗心里清楚，身处地牢之中和大镣之下，没人能想到自己已经逃脱出来了，即使有人远远看见马号这边的动静，也会以为是大傻干活哩。

他不慌不忙走出马号，把专门走牲口大车的那道偏门打开了。他打算制造一个已经逃走的假象，以便把吴府的家丁下人们骗出去追自己。他不是那种一声不吭便逃之夭夭的人，即便要逃也要给吴二桂先下点滥药。

刚刚返回马号，外面的院子里陡地传来一阵凄厉的嚎叫声，“白狗跑了——快来人呐——”是大傻在嚎，他醒过来了。

听见嚎叫，院子里顿时炸了锅，长工家丁们一窝蜂似的涌进了地牢，然后又纷纷跑出地牢抄起家伙向马号这边奔来。

白狗早有准备，他迅速把包袱藏进草料堆里，自己就手钻进了墙角竖着的一个苇席筒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众人在周围四处乱搜的当口儿，舜二举着火把闯进了马号，大傻歪着脖子猥猥琐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舜二用火把在炕上照了照，少了白狗的铺盖卷，白狗显然早已溜之大吉了。他回过头一拳把大傻捣了个跟头，恶狠狠指着他骂道：“你狗日的放跑了白狗，抓不着他就把你埋了。”

舜二是个武把式，拳不离手臂力过人，一拳下去大傻满脸是血满地是牙，他爬起身来抱着舜二的腿哀嚎道：“二爷……天地良心……借我一百个狗胆儿……”

一个家丁匆匆跑进来说道：“二爷，偏门大开，估计白狗上了官道了。”

“回头跟你狗日的算账。”舜二飞起一脚将大傻踢出一溜跟头，然后跳出门外大吼一声，“妈拉个×，都给老子追。”

所有人一窝蜂拥出了偏门，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被踢得晕头转向的大傻慢慢爬起身来，不知身上什么地方被踢坏了，他独自在黑暗中哎哟哟叫唤了一阵，然后窸窸窣窣从草堆旁摸起一柄钢叉，嘴里恶狠狠地咒骂道：“狗日的白狗，老子捉住你一叉放了你的血！”说着，一瘸一拐地跟着跑了出去。

又过了一会儿，等外面静透了，白狗不慌不忙地钻出了席筒，转身牵出菊花骠背起行囊。临要出门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洋火，哧一声燃着了，一抖手扔进了炕角的草料堆里，草料慢慢燃了起来……

空旷的野地里，白狗回头看了一眼深邃幽静的吴家大院，脸上浮出一抹阴冷的狞笑。



一溜十几间马号烧起来的时候，家丁长工们都出去追白狗去了，吴府只剩下了婆娘娃娃一竿子弱人，阉人汪普和吴丘八只能望火兴叹。保安团倒是有一千多丘八，可都住在县城里，离邕河镇有二十多里地，一来一回四十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好在马号和其他房舍都隔着一段距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让吴二桂痛心的是，这场大火烧死了他一百多头牲口，那里面有他心爱的几匹坐骑和几十匹上好的大健骡。这些都是花大价钱从科尔沁买来的，菊花骢还是匹阿拉伯洋马哩。

汪普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的震惊却如翻江倒海一般，尤其是看见地牢里那两堆凝血和人肉时，他的眼珠子几乎蹦出了眼眶，心脏扑通一声坠进了万丈深渊。半晌，他才喃喃自语一声：“奶奶的，这哪是个十六岁的小猴崽子？分明就是个纯种土匪！”

瞥了一眼庄严肃穆的苍穹，汪普忽而隐隐意识到，吴家的厄运怕是快来了！